



師說新解：與文本對話、 與學生對話、與自己對話

葉芳萍

老師 小檔案

- **系 所** 共同教育中心共同教育組寫作教學中心
- **專 長** 專業英語教學研究、英語教學與文化、專業英文批判閱讀與寫作、英文教學質性研究法
- **教授科目** 讀中生智：英文批判閱讀、學術英文論文寫作與發表
- **學 歷**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英文系學士
美國波士頓大學應用語言學所碩士
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英語教育所碩士
美國印地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識讀、文化與語言教育博士
- **經 歷** 文藻外語大學外語教學系專案講師
世新大學英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
國立臺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兼任助理教授
- **現 職** 國立臺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助理教授
- **榮譽紀事**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

採訪・撰稿／周好靜
攝影／楊文卿



臺大出版中心



教授英文寫作，葉芳萍這樣定位自己：以協助者（facilitator）的角度分享研究靈感，幫助學生將專業知識轉化成易於理解的語言，貢獻給社會。

葉芳萍二〇一六年至臺大任教，不到五年就獲得「臺大教學傑出教師」的肯定。在臺大寫作教學中心擔任助理教授，葉芳萍得獎非因創新多變的教學方法，她重視的是英文文本的深度咀嚼，以及跨領域交流的啟發性。堅持是她，柔軟亦是她，陪伴學生內省自己，長出成全研究的能力。

葉芳萍直言「我從學生身上學到很多」，她在教與學之間保持流動，不斷與文本對話、與學生對話、與自己對話，藉此更新作為「教師」的身分認同，並將新發現貢獻於學術研究。即使她的上課形式有跡可循，她對研究的熱忱以及講求對等的師生關係，仍讓學生得到出乎意料的學習成果。

為了教學 跨入陌生的學術領域

葉芳萍的專業領域為語文教育，教學幕後，她研讀的竟是數學系、生命科學院與生物科技所的論文。貌似八竿子打不著的專業，因「學術英文寫作——系所專班」而相遇了。



■ 葉芳萍著重批判式教學，強調與文本、學生對話的過程。（楊文卿／攝影）



■ 葉芳萍（前排左二）積極回應學生的問題，課程結束後仍與學生保持聯絡。（葉芳萍／提供）

「學術英文寫作」是寫作教學中心為系所開設的專門課程，目標是提升學生的學術寫作技巧，幫助學生熟悉研究緒論、方法、結果與結論的寫作脈絡。

曾在生科院、生技所、數學系與翻譯所教授學術英文寫作的葉芳萍，為掌握專業領域學術寫作，大量閱讀非自身專業的文獻。「老師準備得滿充分的，我上課時感覺到她看過數學系的論文，一開始就能點出數學系論文要注意的地方。」修過系所專班課程的數學系研究生吳秉承說。

不只熟悉數學系的寫作格式，吳秉承補充，葉芳萍也花了許多心思理解各個學生的研究，包括他從事的密碼學研究，「不是單純教英文而已」。

與學生討論研究發想、交流研究方法的設計要點與文獻探討的發現，正好符合葉芳萍的研究旨趣，她說：「我自己是做質性研究的，質性研究注重觀察、訪談，做深入的探討報導，所以我很喜歡聽大家的 research 故事。」

「語言技巧方面，很難說我還能教你什麼新東西。」對葉芳萍來說，翻譯所學生的英文程度已經是她教過的學生當中最好的了，但他們在英文學術論文的撰寫上依然困難重重。

畢業於翻譯所的學生李立心解釋，翻譯所的實務課程居多，在論文寫作上則相對陌生。因此她推薦同學選修葉芳萍的學術寫作課，能更有效率地寫出好論文。「老師願意為了學生不斷學習，她的專長確實不是翻譯，但是會為了我們去找跟翻譯相關的影片、論文等等，也很喜歡聽我們分享領域內的事情。」

「找文獻卡關，她會建議往哪個方向去搜尋，課堂作業也會仔細批改。」李立心說，葉芳萍很樂意在課外時間幫學生看論文，而且不是學翻譯出身的她，反而能夠點出論文的盲點。「老師就是超好的良師益友。」

推崇批判式教學 「問問題」作為學習起點

除了教授學術英文寫作，葉芳萍也與寫作教學中心的助理教授李維晏合授「讀中生智：英文批判閱讀」；這堂課不單純提供閱讀測驗的解題技巧，專長為英文批判閱讀與寫作的葉芳萍，將課程的重心放在「批判」上。

「讀中生智：英文批判閱讀」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（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）為主軸，探討如貧窮、氣候變遷等全球性的社會議題，目的是培養學生對公共議題的關注。她



■ 葉芳萍關心公共議題，曾於美國波士頓參與同志大遊行。

（葉芳萍／提供）

的教學動機遠遠超越了應付考試的尺度。

葉芳萍挑選論點多元的文本，鼓勵學生從文本發現問題，理解他人並發表獨立見解。「我一直在探討critical（批判）這個概念」她進一步解釋，不同於強調邏輯連貫的critical thinking（批判思考），她主張的是反思自身定位，挑戰知識與權力，並透過思考得到轉變。

葉芳萍肯定學習的第一步驟是questioning，卻也同理不敢問問題的學生。她說，自己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（Columbia University, Teachers College）攻讀教育碩士時才漸漸培養發表意見的信心。

當時她接觸到批判性教學（critical pedagogy），對於教師的身分認同產生強烈的問題意識：身為英語教師，應該如何對抗西方的霸權主義？英語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曾經歷哪些掙扎？

從此，她開口問問題，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進行思想上的交鋒。「問出來才有辦法知道對方的想法，才會形成dialogue（對話）。如果不問，永遠不會知道對方有不一樣的看法。」她解釋，學生不敢問問題是怕顯得愚蠢，但學生也忽略了一項事實，



■ 葉芳萍的博士論文是研究臺灣英語教師的身分認同。
（葉芳萍／提供）



■ 葉芳萍（左一）在美國波士頓時與碩士班的朋友合影。
（葉芳萍／提供）

複雜的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。

批判之外，對話與合作是葉芳萍堅持不變的教學理念。

有效溝通 可彰顯專業知識的價值

「學術發表也是一種溝通的表現。」葉芳萍指出，學生在共同教育領域內，必須將專業知識轉化為一般大眾可理解的內容，「最主要是向大眾訴求你的想法」，這樣的過程也有助於鍛鍊學生的溝通技巧。

「我們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相關討論中，提到與歷史系關係較遠的問題；然而歷史系卻能連結到戰國時代墨子的論述，指出中國古代早就對現代相關議題有所見解。」在場師生聽得津津有味，原來專業知識可以透過有效的溝通彰顯其價值，讓眾人習得新的思考方向。

葉芳萍認為這是跨領域學習的意義所在，「跨領域學習傳達了collaborative learning（協作學習）的概念。」collaborative learning即透過合作、溝通共構知識的學習途徑。

積極釋出溝通善意的葉芳萍，相信與學生建立合作關係，雙方都能在討論過程中得到收穫。因此她從不把自己當成單向授課的講師或訊息的傳遞者，「我算是一個facilitator（協助者），一個guide（嚮導）。」

與葉芳萍順利建立合作關係的學生吳秉承表示，自己並不是勇於發問的學生，卻能很自然地向葉芳

萍提問，「即使課程已經結束，她也願意另外花時間解決我的問題。」

葉芳萍經常自問「我想成為什麼樣的老師」，她的信仰來自教育哲學家Maxine Greene看待教師定位的哲學觀點：Incompleteness（未竟）、

Imagination（想像力）、Freedom（自由）。

「未竟」是指教師的教學永遠留有進步空間；「想像力」幫助教師不以自我為中心，肯認多元意見、包容異己。當教師在教學中不斷地經歷反思，保持覺醒，便能從精神上得到「解放與自由」。

葉芳萍回憶過去不完美卻充滿反思的教學經驗——首次在清一色男性的數學系上開班，她面對的是一連串失敗的溝通，甚至有學生看不下去，當場站起來替她解釋。

「原來我講得再多，都比不上把寫作概念轉換成公式」，葉芳萍學習將教學內容分解為更小的單位，再重組成一道道公式，逐漸內化數理領域內的溝通邏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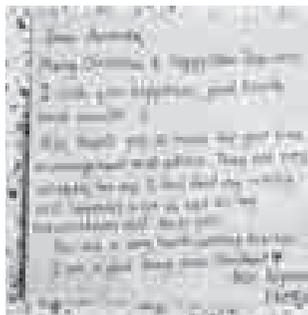
明明是針對「教學傑出事蹟」進行訪談，她卻不高舉自己的優勢，一會說學生反應作業太多、上課超時太多，一會又說，根據學生的回饋，下學期的文章類型要如何修正、討論的形式要如何調



■ 葉芳萍（前排中）第一次遇到清一色男生的班級，互相磨合後彼此都有所成長。（葉芳萍／提供）



■ 葉芳萍與在美留學、來自南蘇丹的朋友一同慶祝南蘇丹共和國獨立建國。（葉芳萍／提供）



■ 葉芳萍在教學上的認真與用心，學生都感覺得到。圖為學生送給她的二〇二〇新年賀卡。
(楊文卿／攝影)

素的是，因她主張跨領域對話與思辨，開創性的想法與學生意想不到的學習成果，反而自樸的教學模式中傾瀉而出。

既是critical teacher 也是critical researcher

「老師對研究很有熱忱，課程結束後的下個學期，她跟我聊天時還講得出學生們的題目與進度。」李立心補充。

講到研究，葉芳萍的眼神總是迸發熱情，「生科、生技、環工系的研究主題有時雖細微，很奇怪的是他們的研究總可以與氣候變遷扯上關係！」她不斷在教學過程中得到啟發。

今年葉芳萍的課程受COVID-19（新冠肺炎）影響改為遠距教學，原來注重討論、對話的教學因此遇到重重阻礙。

整……然而，她深度的自我覺察與對學生意見的重視，正是多數學生讚賞她「教學用心」、願意向她諮詢生涯規劃，與她交心的原因。

「我不認為自己擁有很多創意。」葉芳萍從訪談開始就聲明般地強調。她的確沒有創新多變的教學形式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她貫徹始終的教學理念——反思、對話與改變。

「很多學生都以 COVID-19 為主題進行討論，討論疫情對各個領域的影響，不論戲劇、法律、經濟、物理，通通都可以連結。」鍾情研究的靈魂使她在疫情的黑暗中乍見光明，「當然上課的模式是受到挑戰，但因為 COVID-19，學生討論出更多的觀點、找到許多來自不同系所的研究，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現象。」

既然對研究有這麼強大的興趣，那為何從事教職呢？談話中可以發現，她對於培養學生的學術熱忱，有同樣強大的渴望。曾有香港學生投稿國際期刊向她請益，稿子在問題解決後順利得到認可，葉芳萍因此得到極大的滿足。

除了 critical teacher 的身分之外，她期許自己持續將教學經驗反饋到學術研究中，同時實踐 critical researcher 的志業。

在臺大任教的時間不算長，但她前後累積的教學經驗已超過十年，「我從學生時代就想當老師。」葉芳萍回顧自己作為教師的轉變，「一開始我很在意創新的教學方法，一直在思考如何設計遊戲，引起學生的學習興趣。」

到臺大的寫作教學中心任教後，她教的多數是研究所學生，葉芳萍重新定位自己，以協助者 (facilitator) 的角度分享研究靈感，幫助學生將專業知識轉化成易於理解的語言，貢獻給社會。

教學模式可以彈性調整，不代表教學理想能夠輕易割捨，葉芳萍堅定地說：「我希望學生適應不一樣的教學，而不是比較自己在哪個老師身上學到比較多；有時候就是要花點時間認識我，才知道可以從我身上獲得什麼樣的協助。」好老師就像一座座蘊藏豐富的寶山，聰明的學生必不空手而回。